



嶺南古寺志叢刊

# 新湖山誌

明生書



編撰

(清)釋成鷲

點校

李福標 仇江

策劃

廣東省佛教協會



嶺南古寺志叢刊

# 新湖山誌

明生書



編撰

(清) 釋成鸞

點校

李福標 仇江

策劃

廣東省佛教協會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教育出版社

全國優秀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 ( CIP ) 數據

鼎湖山志 / (清) 釋成鷲編撰; 李福標, 仇江  
點校. —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15.11

(嶺南古寺志叢刊)

ISBN 978-7-5548-0860-3

I. ①鼎… II. ①釋… ②李… ③仇… III. ①山—  
地方志—廣東省 IV. ①K928.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5) 第244031號

責任編輯: 唐妮妮

責任技編: 姚健燕

裝幀設計: 黎國泰

DINGHUSHAN ZHI

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州市環市東路472號12-15樓)

郵政編碼: 510075

網址: <http://www.gjs.cn>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經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區獅山科技工業園A區)

889毫米×1194毫米 16開本 13.25印張 332 000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860-3

定價: 38.00圓

質量監督電話: 020-87613102 郵箱: [gjs-quality@gdpg.com.cn](mailto:gjs-quality@gdpg.com.cn)

購書諮詢電話: 020-87615809



# 編 委 會

顧 問 黃國聲 陳永正

名譽主編 釋明生

主 編 仇 江

編 委 李福標 鍾 東 楊 權

# 前 言

鼎湖山慶雲寺是嶺南四大叢林（另為廣州光孝寺、曹溪南華寺、潮州開元寺）之一，在佛教界頗具聲譽；而在嶺南佛教史上，其地位尤著。明末清初，因緣際會，無明慧經禪師壽昌法系下曹洞宗第二十七世江西博山無異元來（一五七五至一六三〇）之高弟長慶道獨（一五九九至一六六〇）、天湖道丘（一五八六至一六五八）等，南下嶺表傳法。道獨主華首一脈，引衆多亡明遺民進入佛門，其徒、孫輩函昱、函可、今釋、今無等，皆法天龍象。他們在珠三角及粵東、粵北地區新建或重振寺廟如番禺海雲寺、廣州海幢寺、丹霞山別傳寺、羅浮華首臺等，表現了佛教的大實行，一時緇素四眾趨響雲從。惜後因清文字獄發，華首一脈高僧著述多遭禁毀，元氣大傷，僧徒素質頓不如前，祖庭海雲寺亦衰落以致灰滅，於今而未復。道丘則主慶雲一系，其修持方式與道獨華首系不同，其影響亦頗有別。

慶雲寺所在的肇慶地處兩廣交通的咽喉，是明清之際兩廣總督府和南明永曆政權所在地。一代志士曾滙聚於此，在政治鬥爭中嗆風逐浪。南北文化的碰撞與反思，是此時端溪書院儒學和慶雲寺佛教勃興的直接文化背景。其實佛教在肇慶的傳播頗早，兩晉時期西江土著俚僚族中就有了甚深的信仰。蕭梁天監年間（五〇三至五一九）端州始建峽山寺。唐代肇慶的佛教更值得大書特書，新興縣出了六祖惠能，高要縣亦出了高僧希遷。如果把慶雲系法脈往上追溯得遠一些，就可直與大鑑惠能與石頭希遷相接。慶雲寺祖庭鼎湖山白雲寺，乃盧祖會下高弟智常奉師“各為一方”、“不失本宗”之教，於唐高宗時所建。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



前後，憨山德清分化嶺表，登遊鼎湖，小住白雲寺。一日山行深入谷中虎窩處，心賞其地“峰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更名蓮花峰，并預言“不久當有福慧大人闡化於此”。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山麓上迪村居士梁少川入山誅茆建蓮花庵，適新會朱子仁（一六一一至一六八五，即後來的弘贊和尚，字在慘，號木人，相傳為明藩王後裔）發足參方，道出高峽，遂邀入同住，不久改蓮花庵為慶雲庵。丙子歲（一六三六）道丘棲壑應邀主之，歲臘登壇傳戒，“有五色雲現於峰頂，遠近共睹，適與前名符合”，遂改庵為寺，榜山門為“雲頂”。

棲壑錫下的慶雲寺以禪宗為主，亦兼修淨土宗與律宗。棲壑師承無明慧經、博山元來，又受蓮池祿宏與曹溪憨山的深刻影響。此數大老都是提倡禪、淨雙修的宗師，如無異元來就主張“禪、淨無二”、“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即禪、禪即淨土亦得”，而初進者不可會通，“當求一門深入”，纔不至於顧此失彼（《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可見棲壑之兼修是在眾大德指引下的高自樹立。後世贊棲壑云：“力弘博山之道，更嚴淨毗尼……禪、淨、律三教并行。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吾師之兼善者也。”（圓捷一機《開山立法棲老和尚行狀》）還應提及的是，棲壑於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曾到南京大報恩寺聽華嚴宗名僧雪浪洪恩、一雨通潤開壇說法，親依久之，并被會中推為副講。故此慶雲寺還深染華嚴宗的因子。如此之“兼善”，必非清淨鑽研所不能到。故道丘對慶雲座下比丘的修為、學識要求甚高，在開法之初，就遵元來無異和蓮池祿宏之遺教，制定了一整套謹嚴的佛教儀軌和寺規，即所謂“博山鐘鼓，雲棲法規”。這針對五季、趙宋以來禪僧大都深據山林而不講佛理，以致空疏不學、狂禪泛起的現象而言，可謂走了補救的、復古的、向上的一路，讓人看到了佛教的別一種風範和希望，無疑為近代虛雲等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提供了啓示，良可貴也。

與道獨華首系按自定“道函今古傳心法”字輩傳法之不同者，

道丘慶雲一系謹遵乃師無異元來所定法統，即“元道弘傳一，忞光照普通。祖師隆法眼，永傳壽昌宗……”的字輩傳法，實屬曹洞宗博山法系的嶺南正脈。當然，在慶雲寺開山之初，由於發展的需要，也由於棲壑禪師兼善博大之風的影響，尚有其他法系的高僧住持該寺。棲壑本人是博山系二世、石頭和尚三十五世孫。二代住持弘贊嗣法於雪關和尚，屬博山三世。然第三、四、七代住持，雖從棲壑受戒，卻不是博山系的嗣法子孫。自第八代住持一安立雪之後便屬子孫叢林。慶雲系法脈不斷，延續至今，已傳法至第八十三世“壽”字輩。棲壑所定的嚴格清修制度亦在慶雲寺中代代不移，故該寺歷代住持中高僧迭出。如二代祖弘贊和尚，少習儒，稍長在本郡法雲寺剃度脫俗，又往廬山參道獨和尚。後主慶雲寺二十六年，一稟棲老和尚遺規，博學多聞，精研三藏，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至老不倦，著作甚豐，成長為嶺南最具名望的律學大師，以致在佛界、民間頗具威信，時“嶺海之間，以得鼎湖戒為重”（霍宗瑄《第二代在慘和尚傳》）。其他如三代祖傳源湛慈、四代祖元渠契如、五代祖傳意空石、六代祖圓捷一機、七代祖成驚跡刪等，皆教化一方，於佛學頗多建樹。慶雲寺作為嶺南曹洞宗的傳法基地，其影響一直到現代。因僧眾大多為粵人，在長期的佛教修持念誦中，形成了南腔（粵語）誦佛的傳統，在嶺南佛門中最具地方特色。其嗣法子孫不僅是廣州、南海、番禺、順德、高明多個寺院的住持，而且西到南寧，東到惠州惠陽縣，北到韶州英德縣，南到海南會同縣（今屬瓊海縣），乃至港澳地區，至今仍有多個寺院的祖師堂，供奉著慶雲寺某代住持及其弟子。如慶雲寺第七十四代住持印載筏可，是香港寶蓮寺第三代住持，慶雲寺第七十代住持印潔質良的傳法弟子慧因則住持澳門普濟禪院等。

道丘主寺二十二年間，慘澹經營；又經二代祖弘贊繼武前修，弘揚法力，終將慶雲寺建成殿宇莊嚴、結構完整的大叢林。自此鼎湖香火之盛從祖庭白雲寺轉移至慶雲寺。寺內流傳到今的文物古跡甚豐，如舍利子、千人鑊、大銅鐘、白茶花樹、平南王贈棲壑和尚

大法座、梅花圖碑刻、慈禧太后“敕賜萬壽慶雲寺”牌匾等，無不是慶雲歷代高僧潛德幽光的見證。在這裏，特別要提及的一段歷史是：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成鷺跡刪接任住持，時慶雲寺已開山七十餘年，寺院建設日善，香火更旺，常住達數千指之眾，生活也日趨安逸。隨之僧眾矛盾紛爭日多，戒律日益鬆弛。本年閏三月六代祖圓捷示寂，而成鷺之來遲至歲末，住持虛席將近十月，僧眾更是一盤散沙，寺亦幾致廢弛。成鷺到來不久亦遭排擠。《鼎湖山志》書前丁易《序》云：“正法方興，群邪側目。有盜常住一抔土者，懼其不利於己也，合眾口以爍金。”又孫毓琮《序》云：“（成鷺）時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為驅除。自後鼎湖一席，無復有窺竊常住之人。”應該說，成鷺住下的慶雲寺面臨一樁何去何從的公案。要得解決，必借本寺開山祖師法力與外護之助，而纂修《山志》乃其大契機。可見纂修《山志》之舉是有一個關乎慶雲寺發展命運的背景的。且世間方志六十年一修，慶雲寺開山已然七十餘年，《山志》之辦亦迫在眉睫。

其實成鷺與《鼎湖山志》因緣頗早。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四代祖契如和尚就發願修《志》，文名甚著的成鷺被特請入鼎湖主其事。惜契如翌年圓寂，志稿未成而成鷺離山。時隔近十年，成鷺被推為慶雲住持。後因續前緣，寺志之纂得重新啓動。此次修志根本目的在於以祖師開山之傳統教育僧眾，申明大義。為了不讓昔之嚴謹戒律儀軌因今之安逸而墮敗，成鷺訂立了《重申祖訓約》，又著《僧鐸》讓寺僧於禪堂、老堂等處時時提唱，以重振戒風。并將其編入《山志》，形成定制。另者，成鷺還親自選定鼎湖山“十景”，邀集各方文士賢達覽勝觀光，唱和題咏。其主觀目的是為慶雲寺在鼎湖山的清修正名安分，排除外界干擾；客觀上也為相傳黃帝鑄鼎處的鼎湖山增加了新的、實際的文化含量。成鷺把登臨題咏之什編入《山志》藝文志中，這也是鼎湖山作為風景區的首次正式記述。此《志》之修得大護法肇、高、廉、羅道丁易的大力支持，於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得以最後完成



并付梓，達到了預期目的。《志》前孫毓琮序云：“（憲府丁公）乃取山中舊本，親為總裁，三月告竣……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於斯《志》亦云。”

纂《志》者成鷺（一六三七至一七一九），番禺韋涌名家子，俗名方顛愷，字麟趾。少年適逢國難，中歲皈依佛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禮羅浮山石洞禪院元覺離幻和尚出家，派名光鷺，字即山，得其法嗣；次闡化於瓊州府會同縣多異山海潮巖靈泉寺，改名成鷺，別字跡刪；三轉南海馬山龍華禪院。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遷香山縣東林一庵，又曾往澳門普濟禪院秘密進行反清活動。晚年住持番禺縣大通寶光古寺（大通寺）。著作有《紀夢編年》、《金剛直說》、《莊子內篇注》及《咸陟堂詩文集》等行世，在當時嶺南佛門中號稱文字般若第一，後梁啟超亦稱其“蓋樂以文字而為佛事者”。成鷺作為高僧大德和著名文士，又以慶雲寺住持身份親手編纂《山志》，整齊凡例，挈領提綱，以折衷群言，自是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總體來說，此《山志》資料豐富而核實，文字簡明而具文采，敘末時或著“僧史曰”以發論，講明戒律，彰顯宗旨。此《山志》的確在當時為整頓和扭轉寺風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且為後人研究嶺南佛教史及地方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原始文獻。在修志體例上也為後來者提供了範本，光緒年間增城《華峯山志》即仿《鼎湖山志》之體例而纂修。成鷺自稱“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慚於往哲”，不虛也。

此《山志》代有流傳。觀書前數件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所撰之序及成鷺跋，并言及修《山志》、刻書之事，故本年無疑已有刻本，并附刻鄭際泰繪圖。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又有補刻。現存最早的傳本實是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單白魚尾，左右雙邊。書序中數序為康熙五十六年所撰。《山志》中摻入成鷺本人事跡，有詩文署名出現“七代住持成鷺”等字樣，殆五十六年增補（此時成鷺已經退院）。後該書又有乾隆修補本，為徐氏南州書樓舊藏，今存廣東省

立中山圖書館。此書版片，據慶雲寺有關人員透露，新中國成立初期尚存該寺，惜在20世紀“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慘遭劫難，付之一炬。除刻本外，又有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沈雲龍編《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臺北明文書局一九八〇年《中國佛寺史志匯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六年《中國佛寺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年《中華山水志叢刊》等，均為據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的影印本。

我們此次的整理，取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為底本，加以新式標點和簡單的校勘，以便信眾唸讀及研究者參考。整理工作得到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立項資助，并蒙中山大學古文獻所黃國聲教授指導、審閱，特致謝忱。

李福標 二〇〇六年四月寫於中山大學康樂園

# 重版附識

《鼎湖山志》在二〇〇六年點校完工，即由中華書局審閱通過，由富陽華寶齊排印，以綫裝形式出版流通。作為《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的一種，因為是由著名詩僧所編纂，無論其內容或文采，均屬上乘，其可信度和可讀性均超出群倫，故初版很快售罄。今又過九年有餘，廣東教育出版社有意再版，善莫大焉。乃將原版與康熙底本再校一遍，改正了其錯字及個別標點不當之處。恭請讀者批評指正。

又校點者希望通過本書的實踐，為古籍整理提供一種新範式。因此在整理原書的過程中，對刻本中的古體字、通假字、俗體字、異體字按略依原本、不求統一的原則處理，可讀通者，不一定都改為標準字，俾存原著面目。對刻本中的錯別字、避諱字則徑改或直接恢復原貌，不出校記。特予說明。

校點者，二〇一五年六月

# 序

余奉聖天子命，總制兩粵，駐節端州。粵東山川諸名勝，以任鉅責重，弗遑遊覽。聞州治東北二十里許，有鼎湖一山，崒嶺蒼翠，山深而泉美。俗傳為軒轅乘龍處，然未足信也。巔有湖，四時不竭，邑人嘗禱雨於此。徑極險峻，林木蔥鬱，而峯巒環抱，中乃慶雲寺也。梵宇幽邃，佛像莊嚴，實為梵修淨土。嚮因住持未得其人，幾致廢弛。有老比丘成鷲者，墨名儒行，學廣道高，州之紳士延其住錫焉。於是修闢山場，講明戒律，已歷歷可觀。又慮日久復湮，乃纂述《山志》，纖悉畢載，俾後人按籍而知名刹之由來，誠勝舉也。丁僉事總其成而授之梓，丐余言為弁首，因可其請而書之。

欽命總督廣東廣西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仍帶軍功五次趙弘燦撰

# 序

《鼎湖山志》八卷，跡刪大師之所輯也。始，予在桂未識跡刪，讀其集，想見其為人。既予在端，未識鼎湖也，讀其《志》而想見其為山。及夫晤跡刪，陟鼎湖，則夫靈悟超脫、峭蒨深秀之致，皆與予所想見者吻合，故知默存之妙與實歷等。蓋予之遊是山也，從五羊還，泊舟峽口。天色薄暮，春雨乍急，自麓至椒十餘里，從筍輿中領畧其大概。入丈室與跡刪茗話，昏黑下山，宿舟中。明旦發矣，回睇蒼黛，如隔弱水。然後知天下事無虛實真幻，一切平等，末由分別。當未遊時，展卷捲圖，神注心往，如入山也。當其遊時，撥雲挹翠，興飛目縱，如閱《志》也。筇屐之所至者少而暫，紙墨之所留者多而久。必待聽疎鐘於鳳嶺、眺飛瀑於龍潭而後為識鼎湖也者，則天下之遊鼎湖者寡矣。操是《志》也而人置一編，則天下之遊鼎湖者多矣。即以予驗之，入山而形遊者之暫，不若嚮之閱《志》而神遊者之常也。昔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袂，騰而入化人之宮。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若屯雲焉。居數十年，王求還。化人移之，身若隕虛，則猶嚮者所坐之處，酒未寒，肴未乾。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鼎湖之山，擬於化人之宮，而以跡刪之《志》為化人之袂，把卷讀之，日閱一過，日遊一徧矣。是虛是實，是幻是真，請問大師作麼分別？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奉命巡撫廣西、改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元龍撰

# 序

世之稱佛地者必曰名山，顧名何足為山重哉。假無名焉，荆棘叢生，龍蛇窟宅，足跡之所罕到，品題之所不及，山之巍然高、窈然深者，固自若也。造物者不欲其過於高深也，思有以顯其名者，由是千巖萬壑之中，一泉一石之下，往往出為佛地，屬高僧為居亭主。忽而把茆蓋頭，忽而千指圍繞；忽而山鬼叫跳，忽而巨靈呵護。時至則然，無足怪也。余出守高涼，聞端州之有鼎湖，思探其勝，未逮也。庚寅冬，舟發仙城，道經大通古寺，晤跡刪上人，立談頃若平生歡。訊其高隱，則遙指萬峯深處曰：“此老僧歸宿之所。”余躍然神往。是夕解維，拉上人還山。舟至鼎湖，凌晨登岸，肩輿行水石間，逶迤十里。半山有亭，顏曰“小歇”，水聲松韻，入於耳而快於心，泠然善也。余乃下車，攜手同行。遵九曲徑，直抵山門。鐘鼓肅然，躁心息矣。徐陟崇堦，瞻禮塔像，香花芬馥，敬心生矣。坐既定，出所修《山志》，乃憲府丁公所總裁者。反復披誦，中間創造本末、山川形勝、祖道僧規、鴻文雅詠，備載無遺，洞若觀火。謂上人曰：“鼎湖一坐具地耳，開闢至今，初不知有佛有法，有僧有《志》也。自棲壑老人弘宗律於嶺南，而後佛法昌明；後世子孫守清規於祖席，而後僧風振起。至今得宰官菩薩輯前聞於編簡，而後《志》事告成。斯山之得為名山也，默有主之者存焉爾。當其名之隱也，莫或銜之使彰；及其名之著也，莫或抑之使晦。名者，眾流之壑也，趨而赴之，必有約之使退者。名者，眾射之的也，聚而訟之，必有聽之使平者。誰為為之乎？讀斯《志》也，當觀造物者之心與開山者之心、修《山志》者之心，相

見於萬仞孤峯之頂。”既語上人，臨別序言。

高涼守歙溪吳柯拜撰

# 序

粵中山水之奇，雖好遊者不克窮其勝，非必其怪深幽遠而阻險也。耳目之所接，人跡之所經，而且無虎豹蛇龍之毒滋其患，無顛隕覆墜之虞增其畏，攀之可上，即之可怡，然而遊焉者未必日夕繼至，或中道輒返，即有久於是者，又或目覽而口不能道，故必俟人表暴之，而後天造地設之奇，歷開闢以來萬千百年之久，其名勝忽以著焉。端州之鼎湖山，去城東北不四十里，莫不推為名勝地，而求能道其勝者少也。近閱跡刪上人《鼎湖山志》而乃得之。上人世家子，習於浮圖氏，年七十餘主鼎湖慶雲寺法席。工詩能書，通於老莊而好儒者之言。余奉家大人於署，遠地無可與語者，得上人甚喜，因與來往，相倡和以詩。間嘗過其寺，俯仰登眺其勝，蓋目不暇給，而《志》已一一道之無遺。因邀余序其《志》。余竊念柳州諸《記》，昔人謂其文與山有兩相遭，非子厚不能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奇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今湖山之勝，待《志》而顯，倘亦有兩相遭者乎。且是山或以頂有湖而名“頂湖”，或疑軒轅鑄鼎事而名“鼎湖”，“頂”與“鼎”二者相沿而并稱，又何異子厚《愚溪詩序》所謂“冉”、“染”之名，斷斷然爭而未有定也。山四面招提三十六所，白雲寺為最大，而今不免寥寥焉。慶雲寺之建未百年，自棲壑開山，更六代，皆耆宿大德。而上人更能張而大之，述其源，溯其流，使天地孕毓之靈，古今名蹟之垂，當代名公大人贈處題詠之富，該而不漏，瞻而不誇，與他寺剝之寥落者迥相別也，豈非得人而後彰者哉！余於釋老之學，未暇究極微妙，而獨喜上人之業於浮圖而能好儒者之言也。至其所以作《志》之意，則自制府